

新刻
改正

孟子

道春點

四

DE 12
791
10



仁仁
1914
10 止

子學子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一章

朱熹集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
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者人生所稟之天理

也杞柳杞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卮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

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
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
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

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之言夫

我音牆與平聲

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

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

分於東西也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子

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

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

有不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下下平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

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

其性亦猶是也天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

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過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之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

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

猶自之謂自與曰然自羽之自也猶白雪

之自白雪之自猶白玉之自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

之謂自猶凡物之自者同謂之自更無差別也自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

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曰

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
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
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
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
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
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
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縲及紛紜
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
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
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

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

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在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

其自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自之我以彼

為自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

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

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有義乎

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自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自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

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故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齊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

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音扶言長之

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

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

私問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知其當敬而行吾心

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

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

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

弟為戶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

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

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

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

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

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自則

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者炙之義○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

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

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節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

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

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謬字

今日性善然則

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

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

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入

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鑠式灼反舍上聲莛音師莛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
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
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
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
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
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

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
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
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
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則
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
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
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則不是張子曰形後有氣質
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
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
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
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
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
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

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

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

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

人事之不齊也

天音扶辭音年糧音憂饒苦交反辭大麥也
糧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饒瘠

也薄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費也

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費音置費州器也不知入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

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費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

其性與人殊若天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昆員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

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

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

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下皆以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

為美也

其效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

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

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艸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

口始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

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

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

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

也哉？（葉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

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昧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

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艸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

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

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

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

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

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

並去聲。枯工毒反。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入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桔槔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久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入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

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

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

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

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

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今夫弈之為數

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

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

心。一人則聽其心。其一人則心不在焉。聽心者。心也。聽其心者。心也。聽其心者。心也。聽其心者。心也。

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天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美也

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也

苟得也

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

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

是故所

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

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

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

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呼故及蹴于六

反豆木器也噉吐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

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

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

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

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

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平聲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

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

聲哀哉二字最直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

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以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

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

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

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

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

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者豈愛身不若桐

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櫨音價櫨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櫨也櫨梓也皆美材也棘棘小棘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

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

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存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亦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

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

矣

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又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

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

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
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

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
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
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

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
不熟不如美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震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美稗艸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不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

志於穀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穀弓大匠誨人

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

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下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

重在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

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

親迎乎聲迎去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

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

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未謂上方寸之木至鼻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

木反高岑樓反鼻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

輿羽之謂哉

鈞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

者禮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

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

奚翅色重翅與營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歿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

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

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

之乎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得妻不摸則不得妻則將摸之乎

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

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

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

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聲匹字本作鳴鴨也從匹禮記說匹為殺是也鳥獲古之勇徐行後長者謂之弟

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

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乏行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庸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

曰父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曰夫道若大路

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

餘師。天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

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

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

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

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

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

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帶不通也為猶洽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

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

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

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

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遠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

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

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控將之楚孟子遇於石

丘

輕口莖反宋姓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

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

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

曰軻也請無問其

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

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

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

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

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

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

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

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

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

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

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

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曰非也書

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為

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

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

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季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難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

也。物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

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

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

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

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

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

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

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

之削也滋甚若果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見議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

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卑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

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

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

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屬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祀梁二人，皆齊臣，戰歿於高。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

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文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膾俎于

大夫。孔子遂行。子西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不以女樂去，而以膾肉行，其見幾明決而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

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招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招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牽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事五霸桓公為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

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敵所治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上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

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國也無過羅鄰國凶荒不得閉
羅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

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
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味
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

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
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
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
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
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
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

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

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
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
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

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

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觀聘問之禮
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

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

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
下而其封國不過百

里儉止而不
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

者作則魯在所損乎魯地之大皆年春在所益乎小國而得之有王

者作則必
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

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君子之

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

合於理志仁
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

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

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
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為君約

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

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

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
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

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
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
人也欲更稅

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苦欲與童
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
蓋欲以其術
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
方夷狄之國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

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
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

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一于取一而足也天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

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有司是無君子

乎因其辭而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

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分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自主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

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

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

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

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

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

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

雖治天下尚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

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

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

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

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

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

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

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

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

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

其次雖未行其

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

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

其下朝不食

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

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

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

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

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

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

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

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

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

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

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以上

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二

孟子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

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成則事天以

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歿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

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

死者，正命也。

皆莫之致而至者也。

桎梏死者，非

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歿，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

其末句味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

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

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

於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反身而

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

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

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

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

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

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為

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

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

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

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

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

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

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在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鈞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賢賢人不知亦

賢賢趙氏曰賢賢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賢賢矣曰

尊德樂義則可以賢賢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專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

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

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洽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

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

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天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靈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

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沾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

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

○孟子曰王者之民皞如也

○孟子曰王者之民皞如也

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入之驩虞必有違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

殺之

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

哉

天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

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

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

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

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

日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矣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

術知者恒存乎疚疾知去聲疚忍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疚疾猶災患也言

人必有疚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

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疚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

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

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

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者皆於此

而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而不可忘也

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

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

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

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

去聲下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

不可必得者今既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

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

君子有三樂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

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闊民聚澤可遠施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雖大行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

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

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

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

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
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己之所歸 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
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
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
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

教之樹玄圃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
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

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度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

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

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

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

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

也濶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

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

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所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

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跖盜也

欲知

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

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

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墨子名程，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

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子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隣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子墨子曰：飢者

其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

有害。

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

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

易其介。

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

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

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

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

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

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太

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不子

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

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與平聲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

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

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

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

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去陳相鼓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墊齊主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

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曰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

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
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

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

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天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

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天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音蹤

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蹤艸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艸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

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

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天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

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耶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

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

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魯君之宋

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埳澤宋城門名也

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

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恭

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

幣之味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

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

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揚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暮之喪猶

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

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

矣終之忍反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強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

父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歿於嫡母而不

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德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

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

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

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如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雨及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

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私淑艾者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

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

孟子亦曰予欲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

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

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

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彀古侯反率音律彀率為去聲彀古侯反率音律彀率為去聲彀古侯反率音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

而立能者從之

引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

教有成法身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

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道殉乎人者也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公都子曰滕更

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

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

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此言

君子雖誨人不倦又

惡夫意之不誠者

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止已

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止已

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止已

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止已

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止已

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止已

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止已

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
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
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

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

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也
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

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

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

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一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
 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
 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
 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惠梁

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

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

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子程

義戰也
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

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

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秦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也或作齒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地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王曰無畏寧爾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若將終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

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其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

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併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天下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入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

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

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壇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

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諸侯危

社稷則變置。犧牲既

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

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

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

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

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

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

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之國

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交

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

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孟子曰無傷

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莫念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

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

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子墨子曰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

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昭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子墨子

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

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

心矣介音曼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艸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

象也追音堆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象者象木也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象者象木也

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

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子孟子

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

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

虎虎負隅莫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隅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

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

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

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

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

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

其惡者必可惡其為入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

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充實之謂

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

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

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

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

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

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

情揚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太略如此歸
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

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冒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
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
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
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

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
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
堪矣今兩稅二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
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

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

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

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

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

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矣盆成括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

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

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

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

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度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履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側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餽音忝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

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在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

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味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味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

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為甲

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

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

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聲稜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

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

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

只有所向。便是欲。○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

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

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

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萬章

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

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

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

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

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獮音緝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

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獮作猥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之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

督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歿琴張臨其喪

而歌事見莊子雖味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督見前篇季武子歿曾督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撰事見論語牧皮

未詳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嗶嗶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

也

嗶火交反行去聲嗶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督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

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獮

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獮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獮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

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

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

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嗶嗶也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蹠

踣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闞

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闔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闔，始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

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

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

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

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廢如冰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

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

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艸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

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

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萬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

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同互，雖有

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法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感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子墨子曰：由堯舜

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

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

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

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

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

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夏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墜於地，在

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

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

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相去又近，然而已

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

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

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

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

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

年，河南程顥伯淳卒，路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第顯正

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歿，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

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

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稱情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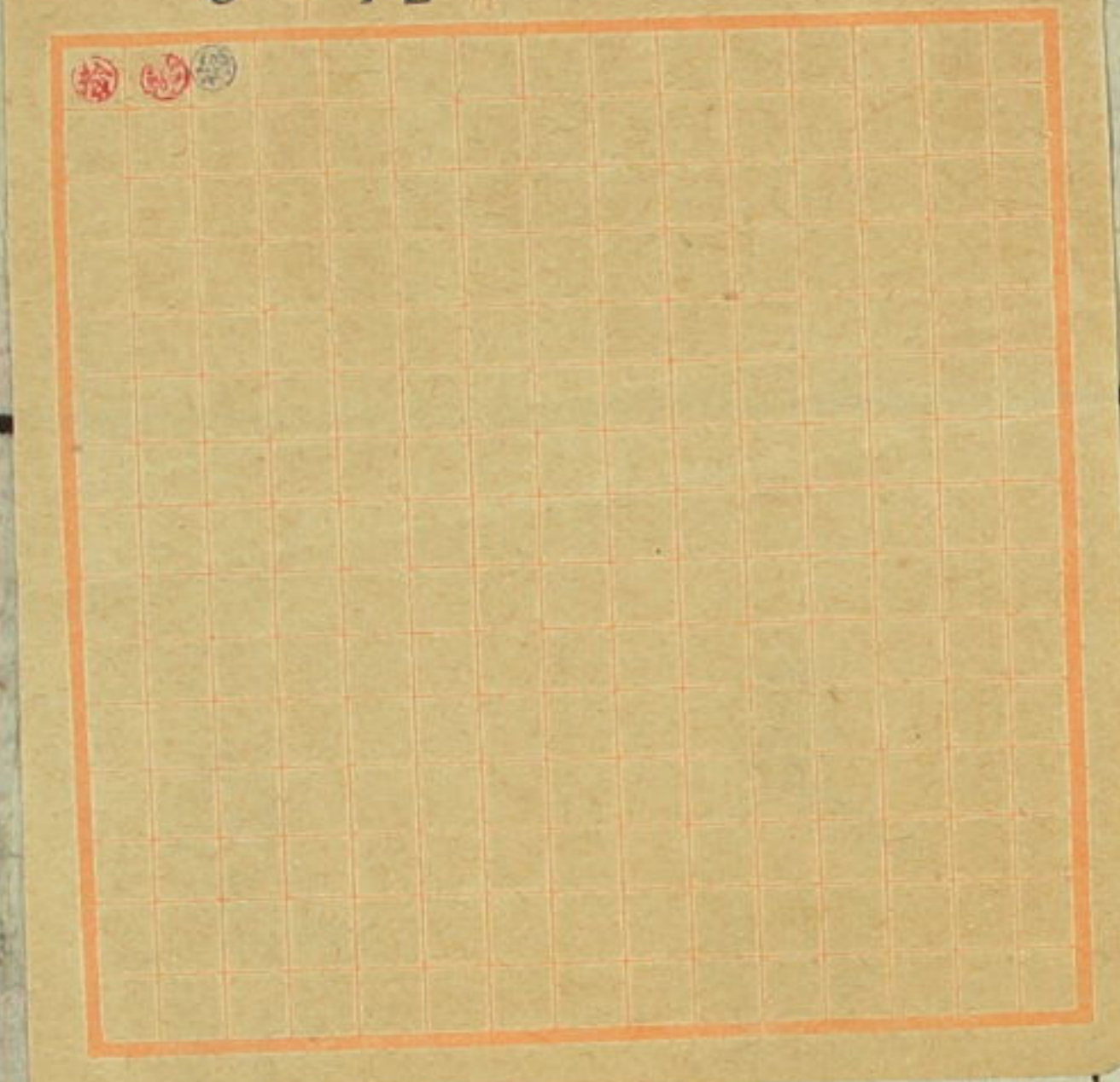
弘簡堂藏版

三年壬辰十一月求版

富小路通三條上町

町書林 須磨勘兵衛

3 年 12 月



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弘簡堂藏版

天保三年壬辰十一月求版

富小路通三條上町

皇都書林

須磨勘兵衛

